

740

烏當文物史

章正武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遵义市会会员编组组编

《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之五

乌当文物文史一瞥

章正邦 著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编

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

主编:章德华

编委:朱崇演 李守明 张建军 李人选



目 录

- 春风又绿江南岸(代序) 朱崇演(3)
作者简介 (6)

历史文物

- 云锦庄“宋氏别业”和“皇坟” (7)
来仙阁 (10)
白龙洞 (13)
朱昌古城堡 (16)
营盘山 (20)
洛弯“万人坑”与“众孤魂坟” (23)
乌当区碑记小集 (29)

少数民族文物

- 乌当区苗族“跳场”和“跳场碑” (33)
黄连文昌阁 (36)
新场乡王坝村布依族保存的铜鼓 (38)
罗吏古钟 (41)
乌当区苗族婚葬习俗 (42)

近代文史

- 访省顾委副主任秦天真 (46)
记贵阳中学在抗日战争时期 (52)
百宜战斗与红军坟 (58)
新场乡布依族老人罗庆中 (61)
回忆 1949 年参加反饥饿、反迫害
 的学生运动 (67)
忆郊区剿匪 (72)

难忘岁月 (77)

口碑史实传说

花鼓(苗族)	(83)
洪边宋家传说	(88)
刘淑贞	(88)
宋然	(90)
建文皇帝过永乐堡	(93)
建文皇帝在乞佬寨	(96)
来仙阁与来仙桥	(98)
洛弯“众孤魂坟”来历	(102)
乌当大桥故事	(107)
白花湖畔古城堡传说	(111)
野鸭塘来历	(114)
高寨、石头寨、罗吏木寨苗族跳场传说	(116)

文史随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乌当区文物工作概况	(119)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乌当区开展 业余文学创作活动情况	(126)
记永乐乡罗吏村舞龙队参加龙年北京国际舞龙大赛得奖	(132)
《小春秋报》侧记	(138)
旅行中看到的群众文化活动	(142)
编辑乌当区民歌、谚语跋	(148)
乌当区文物概况	(152)
白花湖	(154)
附录:记文物同仁章正邦	韦廉舟(156)
后记	(159)

目 录

- 春风又绿江南岸(代序) 朱崇演(3)
作者简介 (6)

历史文物

- 云锦庄“宋氏别业”和“皇坟” (7)
来仙阁 (10)
白龙洞 (13)
朱昌古城堡 (16)
营盘山 (20)
洛弯“万人坑”与“众孤魂坟” (23)
乌当区碑记小集 (29)

少数民族文物

- 乌当区苗族“跳场”和“跳场碑” (33)
黄连文昌阁 (36)
新场乡王坝村布依族保存的铜鼓 (38)
罗吏古钟 (41)
乌当区苗族婚葬习俗 (42)

近代文史

- 访省顾委副主任秦天真 (46)
记贵阳中学在抗日战争时期 (52)
百宜战斗与红军坟 (58)
新场乡布依族老人罗庆中 (61)
回忆 1949 年参加反饥饿、反迫害
 的学生运动 (67)
忆郊区剿匪 (72)

难忘岁月	(77)
------	------

口碑史实传说

花鼓(苗族)	(83)
洪边宋家传说	(88)
刘淑贞	(88)
宋然	(90)
建文皇帝过永乐堡	(93)
建文皇帝在乞佬寨	(96)
来仙阁与来仙桥	(98)
落弯“众孤魂坟”来历	(102)
鸟当大桥故事	(107)
白花湖畔古城堡传说	(111)
野鸭塘来历	(114)
高寨、石头寨、罗吏木寨苗族跳场传说	(116)

文史随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乌当区文物工作概况	(119)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乌当区开展业余文学创作活动情况	(126)
记永乐乡罗吏村舞龙队参加龙年北京国际舞龙大赛得奖	(132)
《小春秋报》侧记	(138)
旅行中看到的群众文化活动	(142)
编辑乌当区民歌、谚语跋	(148)
乌当区文物概况	(152)
白花湖	(154)
附录：记文物同仁章正邦	韦廉舟(156)
后记	(159)

春风又绿江南岸

(代序)

朱崇演

我这一生中，走路走得最多，走的时间最长的是在乌当区。有空手走，也有挑着担子走；有白天走，也有晚上走的经历。遗憾的只是重复一条线路：从洪边门经茶店、新添寨，13公里公路，上黑土坡，到洛湾，上凉水井，到50年代的猫儿坝农场和60年代后的三江“五七”干校，前前后后经历了10个年头。到70年代，干校有了汽车，才没有再步行往返。当年，走这条路时，迈的是“大跃进”的匆匆步伐，脑子里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想的是早点回家，按时归队。对沿途风光，无心欣赏，更谈不上去了解这些地方的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公里要走1300步，中等速度需时10分钟……

感谢章正邦同志写了《乌当文物文史一瞥》，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原来，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地方，竟蕴藏着那样多的历史遗迹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曾经住过四、五个月的洛湾，在“万人坑”、“众孤魂坟”里，埋藏着抗清义士的累累白骨；路旁遥遥在望的云锦庄里，掩藏着明代水东首领留下的“宋氏别

业”和“皇坟”；曾经多次跨过的乌当大桥，是苗家小伙时发和苗家女腊妹坚贞爱情的见证；还有曾经到过的新场王坝村及罗吏目村，竟有“铜鼓”、“铁铸钟”等珍贵文物……。这些，都是我曾经“相逢不相识”而失之交臂的。读了正邦同志的文集，给我带来如见故人的欣喜。

语云：“盛世修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采取了一系列的英明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遵重历史，重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那种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只用“封、资、修”三个字加以摒弃的极“左”思潮，已经没有市场，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各地的方志编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三套“集成”各地区分卷的搜集和编纂，以及各级政协的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各级党委的党史征研工作，等等，都在全国各地普遍铺开。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上述工作。正邦同志这部著作的出版，是“躬逢盛世”的产物，也是党的英明领导、正确政策的具体例证。

爱国主义是一面最伟大的旗帜，中华民族历来有着热爱祖国，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的优良传统。而热爱祖国和热爱自己的家乡，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片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先用血汗开发，世世代代栖息繁衍的，留传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正邦同志的这本书，虽然只是“一瞥”，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乌当，从而热爱乌当，建设乌当，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历史机遇中，把乌当这一方热土，建设得更富饶美丽。

读罢这本有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一瞥》，眼前浮现着这样

的场景，在乌当区的田野上，在苗族、布依族村寨的茅屋里或火堂旁，一个年过半百的文化人在忙碌着、搜寻着……。他，并没有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受 22 年不公正的对待而怨天尤人，而是勤奋地、默默无闻地在文化、文史园地里努力耕耘。在他的身上，仍然保留着建国初期参加人民军队、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热情，保存着五十年代的优良作风。这就是作者章正邦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

作为同一时代参加革命，又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我深知 50 年来的人生道路的艰辛，也深深地为本书的出版感到庆幸。历尽坎坷之后，终于在“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歌声中，结下了《一瞥》的果实，可喜可贺，便以《春风又绿江南岸》为题，写下这粗浅的读后感。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对正邦同志的“另一半”谭素英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历经忧患而能保持完整家庭中“一个倒霉男人的背后，必然有一个贤德的女人。”对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蒲苇”精神，难道不值得赞颂吗？

（朱崇演，原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副编审，现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作者简介

章正邦，男，汉族，1925年生于贵阳。解放前毕业于重庆“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在贵阳作过新闻工作。

解放后，在贵阳报考五兵团政治部办的“文艺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结业，随部队支援十八军解放西藏，在部队从事新闻文化工作。1955年转业在四川峨眉山市作群众文化艺术工作。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改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申请调回家乡。在乌当区文化局工作，到职后，怀着对党感激之情，忘我劳动，努力工作。

先后编写了《贵阳市乌当区文物稿》、《中国文物地名·乌当部分》，参与编写《贵阳市志·文物志》、《贵阳文物图经》和《乌当文史资料》(1—8辑)，以及收集整理《中国民间故事·三套集成·乌当区卷》等书籍，还撰写有关文章近10万字。为此，曾先后获得区、市、省、中央有关文化部门授于先进工作者称号。

曾任乌当区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和二、三届政协常委，兼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职。

他是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史学会近现史研究会理事、名誉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

云锦庄“宋氏别业”和“皇坟”

云锦庄“宋氏别业”和“皇坟”，在乌当区区委所在地新添寨北侧，离区政府三里，这与红边“宋氏别业”是一个整体。据《开阳县历史志》载：“明初《洪武五年》置贵州宣慰同知，居会同知衙，寻徙居边里。”

弘治《贵州图经》也说：“明贵州宣慰同知曾在此建立私宅，史称‘宋氏别业’，这就说明，红边是宋家的根据地，大本营。”

另外：《清一统志》说：“云锦庄在省城北二十里，旧为宣慰宋氏别业。”也说明云锦庄是他家第二住处。

云锦庄的确是个风景优美处所。三面环山，一面开阔，庄前右边古柏伫立，溪水流淌水声淙淙，庄前左边，岩石并立，形态壮美。宋氏在红边虽建有“金殿”，房舍富丽堂皇，有红边八景之称，却没有云锦小巧玲珑自然秀美。在绿竹之侧，建有亭阁，在蜿蜒的溪流上，仿“九曲黄河”营造架了几座别致的石拱桥，既有江南园林风貌，又含有北国的风情，虽经百年风雨，遗址规模未变，小桥犹在，绿水长吟。沿溪而下，还有清朝嘉庆时建的石门，石拱门两侧壁上，嵌在两块各五十公分的石碑，碑上刻着建筑经过及捐银人的姓名。

后面云锦山林木葱郁，半山间有明朝万历年间建的“朝阳洞”，洞内壁嵌有一块石碑，碑上文字叙述建洞情形，洞的左侧，岩石挺拔，巉岩笔立，姿态壮美，山中棲息珍贵的珠顶鹤。碑石记载：“珠顶鹤无数，翔鸣其间。”

庄里还有清康熙丙午年(公元 1666 年)建的“白马寺”，庙前庙后，古柏树矗立，满目清翠，大殿雄伟，已无佛像香火，仅存一石碑述建寺情形。庙后有一片开阔地，老百姓说是宋家集兵练武的场地，曰：“练武场”和“擂鼓台”，现在已种上满目清绿的麦子。

在离庄约半里的“天鹅山”下，有宋氏祖坟，这里地形如“罗汉椅”，左盘青龙，右卧白虎，开阔宽敞，气势磅礴，前是田坝，左面龙井寨，右面石头寨，绿树绕着村庄，远处山峦叠翠，茫茫苍苍。

宋氏主坟葬于天鹅山下的中央，地居高，头靠山麓，是一个大土冢，当地入称“皇坟”，坟高丈余，直径五丈许，坟无碑文，左右各有一小土冢，曰：“金童”、“玉女”，皇坟脚下有一石坟、也无碑文，只有前面坟坝，原立有六柱“华表”，高二丈余，现存二根，柱石风化已无字迹。坟坝周围，均葬各姓坟墓，墓冢紧挤，未见宋姓。

唯一能证实宋氏祖坟葬于该地的证物，是两块碑石，一块是白马寺前土堆中发掘得到，是“墓字上盖”，长 78 公分，宽 76 公分，厚 14 公分，篆字韦写：

“大明将军贵州宣慰使司宣尉宋公墓志”，现存乌当区文化馆。

另一块圆形碑碣，缺一角，被人抬去作拜台用，上刻“宋公墓志”四个楷书大字，下刻文字已风化没有字迹。

这两块碑石，能证实宋氏祖坟是葬于天鹅山下，但却不能证实墓中葬的是何人。

宋氏在红边和云锦建立家业始于宋钦。他在元朝作官，因平寇保境有功，授昭勇将军。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镇

国上将军等职。明朝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正月归顺明朝,朱元璋赐名“钦”,授“怀远将军”,世袭宣慰使,到明熹宗天启三年(公元 1628 年),其子孙宋万化和宋嗣殷参与安邦彦反明朝,遭镇压而灭亡。

据“《明实录》”天启元年川贵总督张元续塘报贵阳解围。“大破贼兵三十余万,斩贼首万余级。直进老雅关,贵阳解围。”

经历二百多年的“宋氏别业”,经此事变子孙遭到镇压,四处逃亡,其房屋典藉坟墓均遭洗劫,在红边和云锦都无后裔居住。

原刊《乌当文物稿》一书 86 年出版

来仙阁

“来仙阁”是贵阳市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在我市乌当区东风镇赵家庄境内，背山面水，前面是开阔的乌当田坝，极目瞭望，景色宜人。与被毁坏的“万松阁”，相峙屹立，是乌当田坝的“雄”“雌”二阁。惜“万松阁”遭毁，文物古迹荡然无存，现“来仙阁”独立临风、翼角铃响，似呼唤它的伴侣、雌的“万松阁”。

来仙阁据《贵阳府志》记载：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原名“水月招提”是亭式建筑，因地势位置极好，建在南明河与龙洞河汇合突起的礁石上，四面环水，河面宽阔，水色清明、两岸树木葱郁，环境幽美，夕阳西下，明月清风，波光水影，景色撩人。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改亭建为“来仙阁”。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焚于火，绅士积资又重修建，现在匾上“来仙阁”三字斗大楷书，笔力浑厚、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写的。

来仙阁高24余米，木质结构，六面等边形、三层三檐、六角尖顶、从第一层腰檐起、逐层收分，成为宝塔形，用筒青瓦覆盖，全阁楼十八翼角翘向天穹、翼系铜铃，迎风声响，远近相闻。

阁的四周载竹为屏，清翠新绿、拖延河岸衬托来仙阁亭亭玉立，楚楚可人，惜左边河水冲积泥沙与礁石连接一起，不像以前荡舟过去，现在游人可直达山门，礁石高出水面约四丈，踏石阶而上，就面临碧水。一棵二丈来高的桂花树，长于临河

的岸穴中，枝叶繁茂，伸延到河中央，波光水影，袅袅喜人，若是飘香时节，芬芳朴鼻使人陶醉。原立于山门前的来仙阁碑文楹联，文革时期均被砸断推入河中，现仅存少许碑座。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到来仙阁的游览，就建筑结构极为赞赏。

山门上现仅存清人写下一付对联：“笛韵抑扬晴后蚓，琴音断续晚来蝉。”

进入山门，阁楼左右两侧墙壁，写下“天高地迥”。“岳峙渊渟”斗大题句，用石灰做成凸文，上嵌兰色碎瓷，笔力似颜字雍容朴茂，殿内经居士出钱修整，静洁明亮，新型的几尊佛像、阿弥托佛，观世音，线条细腻，色彩鲜明，形态逼真，栩栩动人，殿不宽而雅致信香扑鼻。

楼阁一、二、三层均铺木板，四面都是古式窗棂格扇，雕镂工细，内供佛像，外有栏杆供人凭眺景色，俯目观赏，左边两岸绿树荫荫、右边赵家庄山上松涛轻鸣，前面乌当坝子开阔平朗，村寨罗列、均匀适当，放眼前去，山峦重叠，烟雾茫茫，后面山上古松参天，天上白云苍狗，地下白鹤起伏，山歌随风吹送，使人感到诗情画意。

入夜，大塘河电站供电，乌当田野另有一番景色，路灯映着河水，柳影投于路面，寨寨灯光明亮，户户灯下欢聚，月光与灯光媲美，笑语歌声满田野，好一幅农家乐的写照。

文物古迹，都伴有神话传说，来仙阁在民间也有这样的传闻；据说：“来仙阁”修竣，为便于游人玩赏，修了一桥，名“来仙桥”，桥竣，欲请一德高望重的人来“踩桥”，众人正议论纷纷，难于定夺，一白发老人飘然而至，信步上桥，伫观良久，便吟：

神仙能来到，自然过得了，